

這一次我們很難得有這樣一個機緣在一起研究《了凡四訓》。這一本小冊子前面有兩篇序文，從序文裡面我們可以了解這個小冊子的大意，特別是印光法師他老人家序文裡面所提的幾個要點，也就是把《四訓》修學的宗趣給我們提示出來了。首先我們要說明學佛為什麼要講《四訓》。過去虛雲老和尚說得很好，他在《參禪法要》裡頭有幾句話說，至於要用功辦道，先決的條件有四種。第一就是要深信因果，佛法可以說是從這個基礎上來建立的；其次講到行持上，要嚴持戒律；第三、堅固信心；第四、決定行門。這四個條件決定是以後弘宗演教的宗旨，這是虛雲老和尚告訴我們的。我們看看《四訓》，確實在虛老和尚的四個條件當中，前面三條可以說都具足了，都有了這個意思，信因果、持戒律、建信心。

講到這個地方，我們得想一想，在過去，世出世間的教學總是先以求根本智為第一。而根本智的修學在普通一般是兒童時期，童年，也就是我們中國從前講的小學，與現在的小學不一樣。從前小學，小孩從七歲就外傳，傳就是師父、老師，小孩在不滿七歲以前，這是跟著母親的。從前我們房子的建築是有內外的，婦女一般都在內，一般客人來了，在家裡面的堂屋，那都是外，自己女子不見客的，除非是自己的親戚、很好的好友，這才可以見到內眷，兒童也是如此，小孩也不見外面客人。七歲就不再跟父母了，就跟老師了，老師不但要教他，在課本上要教他，最重要的是生活教育，要學生活教育。這是中國過去的小學，的確是實踐孔老夫子教學的精神。

第一個是德行，品德的修養，其次是言語，要學說話。所以小

學裡頭課程這兩樣最重要，這兩樣都是我們佛法的戒律，儒家講的是學禮。因為他能夠侍奉老師，知道怎麼樣侍奉老師，他將來長大回家去之後，他就會孝順父母，以侍奉老師的方法回家去侍奉父母，這就行了。所以跟著老師就不像跟父母那麼樣自在，他要侍候老師，要學灑掃應對，要學這些，什麼事情都要做，要侍候老師。年歲稍為長大一點，十幾歲，老師出門要給老師駕車。這都是德行的修養。言語很重要，言語是禍福之門。我們一個人在社會上，所以有些人講，某人有人緣，某人人緣不好。人緣之好不好，跟諸位說，百分之九十決定在言語上，會說話的人很婉轉，說得人很動聽，本來這個人對你印象不太好，他聽你說幾句話，印象就改變，可見得言語重要。不會講話的人，人家本來對你印象不錯，幾句話一聽，當中立刻隔閡就產生，就排斥了。所以言語很重要，這個是要學習的。如果不重要，孔老夫子教學第二個科目就不會是言語。

第三才是政事，才訓練你將來入社會辦事的一個能力，就是我們現在學校裡面所教授的。最後才是藝術，才是文學。你看看他教學的構想，這樣的程序，就是你在社會上有獨立的能力，有謀生的能力，生活沒有顧慮了，這才談文學上的修養，像詩詞歌賦之類的，才談這個，更豐富你的人生、美化你的人生。可是在美化豐富之前，先要在社會上能立足，先要學這個技能。可見得孔老夫子教育的構想是相當的完整，在教學過程當中也非常的合理，合情合理，這是儒家的教學精神，可以說一直到我們民國初年還能夠保持住。只是最近幾十年來，我們才採取了西方的方法，把我們中國傳統的教學精神忽略了，方式也廢棄了，這一點的確是很可惜。

在佛法的教學，這是一入佛門，無論是在家、出家，只是你是學佛了，你既然學佛了，剛入佛門，這也是入佛門的小學。佛門的小學跟儒家的精神差不多，也是從生活教育教起。儒家的生活教育

差不多是有六、七年，童子大概是從七歲到十二、三歲，這是小學教育。有的時候，長的時候，可能長到十五、六歲，天資比較上鈍一點的時候時間長一點，聰明一點的他時間短一點。佛法的教學多數都是成年人，不會說小孩來學佛的，因此他在世間學術、德行都有相當的基礎。入佛門之後，佛門的生活教育是五年，一般情形都是這樣，所謂說五年學戒，學戒就是學生活教育，而不是去研究戒律。戒律篇幅也很大，三藏經典裡頭佔三分之一，不是初學的人能夠研究得了的，那是專門學問。所以五年學戒，就是五年的佛法生活教育，是學這個。

生活教育學什麼東西？內容是什麼？諸位要曉得，內容大家能看得到的，是《沙彌律儀》，它的戒條一共是有十條戒，有二十四門威儀，威儀就是日常生活的禮節。我們講禮節，在佛法講威儀，在儒家就是屬於儀禮。一般人只曉得佛門戒律多，很不容易守，實際上要比起儒家簡單得多。你看看佛法的戒律，我們現在所接受的、遵守的，實際上這個遵守也是有名無實，比丘戒二百五十條，比丘尼戒雖然說是五百條，實際上不足，只有三百多條，沙彌戒只有十條，菩薩戒，像梵網戒十重四十八輕，瓔珞戒六重二十八輕，不多。諸位要展開《儀禮》來看看，儀禮三千，所以儒家的戒條不比佛門少。所以從前一出家，都能夠很像個樣子，為什麼？他經過儒家禮學的訓練，所以一入佛門都覺得非常的輕鬆，並不顯得拘束，道理就在此地。

現在人學佛，一看到戒條，處處感覺到拘束，那是什麼？放逸慣了，從來就沒有守規矩，現在一下叫你守規矩，覺得不習慣，道理在此地。這五年除了接受十戒、二十四門威儀的訓練之外，這二十四門威儀有一個中心，就是尊師重道，佛法裡面講的事師法。諸位在我們這個本子，這個本子一打開，封面這一頁是馬鳴菩薩教誡

學生事師五十頌，這是偈頌，四句是一首，一共是五十首，教一個學生怎樣去孝順老師。你在學校能夠孝順老師，回家當然就能夠孝順父母，就能夠尊重尊長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這個都是小學教育，是佛法的根本法，嚴持戒律。如果我們要將根本法能夠把它學好，根基真正能夠奠定，另外兩個要素非常重要，一個就是要相信因果，一個是要堅定信心。《了凡四訓》就是幫助我們這兩條，特別是講因果的，能夠信因果，將來以後你修學的信心就可以建立。

這個地方的信因果，與我們自己可以說是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，每一個人可以說最重視的就是自己的身命，不會有另外一樁事情比這個事情看得更重要，中國人如是，外國人也不例外。人重視他的身命，一切有身命的生物沒有一個不重視自己身命的。於是頭腦比較靈活一點的人，一定會想到我們這個命運是從哪來的？什麼人造的？什麼人主宰的？自己不知道，在那裡猜測，或者請教江湖術士，看相、算命、占卜。這些大家曉得是迷信，你也知道這是迷信，可是雖然是迷信，你還是去找些人給你看看相、算算命，得到一點安慰。這種迷信，外國人，給諸位說，超過我們中國人，日本人的迷信跟美國人的迷信幾乎是我們台灣人的十倍。其實我們迷，他比我們更迷，實在是很可憐，看這個樣子很可憐。

由此可知，知命真是不簡單。我們也可以說，這一切的宗教，在所謂說高級的宗教，那要談到印度，為什麼？我們在今天講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他們的能力還達不到，講到知命還達不到。如果他要知命了，他就不會再崇拜上帝。為什麼？我這個命運不是上帝主宰的，他就不相信了。高級宗教，你看看印度，印度婆羅門教、印度教，印度的瑜珈，那真是有功夫。所以他們到外國去傳教，多少美國人被迷惑，去跟他學。他們所展示的，一般所講的神通，展示著一種能力，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得到的，展示這些。

這些實在講，在修行裡頭是小玩藝。他們的定功，在佛法裡面講，他可以到四禪天，他可以到四空天，有這樣的能力。要比起忉利天主，我們一般講的上帝，那個能力高得太多了，智慧也比他高。可是他曉得不曉得命？他曉是曉得一部分，他誤會了。換句話說，對於生命的根源他沒看到，他所看到的是三界六道輪迴的根源，他看到了，他看到六道裡頭的情形，這是他親自證得的。因此，這些人他不認為肉身是自己，對身的執著他比我們要淡薄得太多，他執著什麼？執著我們中國人講靈魂，佛法裡面講神識。為什麼？六道裡頭投胎是這個東西投胎，身隨著六道的情況會改變，但是你那個靈魂不改變。六道這個身的形狀真是好像我們的衣服一樣，我們人好比靈魂，衣服就好比身，這個身，我們衣服常常換洗，脫掉好像我們這個身體死了，再投胎好像又穿了一件新衣服，那個靈魂不變，六道的身形會變，靈魂不變。這是那些人看到的，所以才認為什麼？這個不變的，投胎的，這是我，這個身體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所以他們對於神識看得很重。

在外道他也不叫神識，他也不像我們中國人講靈魂，外道叫神我，認為這個是自己，實際上這個是很大的錯誤。同時他把宇宙的來源，真像我們中國過去《幼學瓊林》裡頭所說的，「混沌初開，乾坤始奠」，他看宇宙的開端就是混沌的樣子，把混沌看作宇宙的來源，這也是一種錯覺。諸位要了解這些情形，佛經上也有，就是外道講的二十五有。他是把一切萬法歸納為二十五大類，像我們大乘佛法將一切萬法歸納為一百法，你們看《百法明門》，我們是歸納為一百法，外道歸納為二十五法，二十五大類，我們稱之為二十五有。這就是說他們有這樣深的定功，還是不知道命運真正的根源，還是不曉得。

真正徹底了解這個事情，給諸位說是在佛法當中。人生宇宙的

源起，佛法要教我們要徹底明瞭，要正確的明瞭，不能夠有錯誤，然後我們在生活環境裡面，才能夠支配環境，才能夠創造自己幸福美滿的生活。這個學問是相當之大，絕不是三年、四年就把它搞清楚，所以諸位修學要有耐心。你看看，你們念大學念一個科系還得要花四年時間，這個學問比你們所有的科系要大得多，也要深得多，所以應該要有耐心去修學。如果你的進度要快，有個十年、八年大概就知道一個大概，縱然不能徹底，可以了解一個大概，這個大概當然不會錯誤，是正確的。真正功夫用得得當的人，所謂說善根福德因緣都具足的人，他這個修學，十年、八年也有能開悟的，所謂開悟就是真正證得這個境界。在我們中國古人有這個先例，確實人家把這個問題解決了，得到了答案，得到了結果。換句話說，這是在乎我們自己如何去努力。

為什麼要知命？諸位要知道，知命而後才能夠造命，不知命那就是為命運所擺布，一生要受命運的支配，這種人的確是很可憐。值得我們敬佩的是自己能夠創造命運。這個事難不難？不難，知難行易。佛教這個學問的確是如此，知難行易。你要是不知就去行，這個行叫盲修瞎練，不容易有效果；你要是知道之後才行，不但這個行容易，而且效果也很快就能夠證得。

我們看看我們根本的老師，就是第一個老師，釋迦牟尼佛，他當年在世的時候，他所示現的是三十歲成道，就是對於宇宙人生的根源他三十歲他了解，徹底了解，圓滿的了解，我們叫他做佛，就是大徹大悟。自己先悟了以後，證得了以後，這是成就了真實的學問，然後他就發心教化眾生。這種教學是盡義務的，沒有任何代價的。他教了四十九年，他八十歲圓寂的，連頭帶尾就是五十年，每一天都是從事於教學的工作，講經說法。這是經典上所記載的，諸位去考證考證。釋迦牟尼佛曾幾何時說領導大眾去打個禪七，你們

去找找看，有沒有？一次也沒有。如果有這個情形，經文上一定是大載而特載，好好的把它記載下來，釋迦牟尼佛沒有。有沒有領導大眾在一塊念念佛打個念佛七？也沒有，他只是講理論、講方法，修行在個人。理論方法懂了，怎麼個修法你自己就會了，不必再去教你。所以行容易，不需要老師再帶著，再領導著你。知實在是太難，這是無可奈何要老師天天來講解，啟發我們的智慧。因此佛法從釋迦牟尼佛起一直到傳到我們中國，歷代祖師、道場，都是以講學為中心，一直到唐朝。

大家在一塊共同修行，這個方法是我們中國人提倡的，印度沒有，像現在早晚課誦都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定的，起源於百丈大師，馬祖跟百丈。馬祖是道一和尚，不是我們台灣供奉的媽祖，台灣供奉的媽祖，諸位要曉得，實際上她是龍王，在台灣看起來，因為居住在海島上，與大海生活的關係非常密切，所以這是屬於海龍王，媽祖是屬於海龍王。我們為什麼稱馬祖？他俗家姓馬，他是禪宗的一代祖師，俗家姓馬，所以叫他做馬祖。他出家的法名叫道一，道是道德的道，一二三四的一，道一和尚。由此可知，叢林制度建立是相當之晚，他提倡共修。馬祖道一和尚是六祖大師底下的第三代，他是懷讓的徒弟，懷讓禪師我們在《壇經》裡面看到，就是馬祖的，我們今天俗話說，他的師公就是六祖大師，所以從六祖來算他應該是第八代。在他們同一個時代出了不少人才。

他提倡建叢林。為什麼要提這個建議？因為看看那個時候，大家都偏重在學術上的研究，對於修持的功夫疏忽了，不重視，也不講求了，看到這麼一個毛病，所以才提議共修。共修怎麼樣？你不修，勉強你修，依眾靠眾，大家在一起，彼此互相監督，誰也不能偷懶，是用這麼一個方法。所以他提倡建叢林，叢林裡頭制度、規矩是百丈大師一手建立的，百丈立清規。百丈大師，要是拿叢林來

講，百丈的功勞就像周朝的周公一樣，因為整個叢林的制度就是他定的，他起的草，他定的。叢林的主席就是馬祖道一和尚。從這個以後才有叢林，才有共修。在這以前，像六祖大師當年時代，雖然有寺院，規模很大，幾千人居住在一塊，但是都沒有共修，只有講堂，上課的時候在一起，修行的時候是各人還是各人的事情。叢林制度是從這個時候建立的，這個時候大概是在中唐的時候，唐朝中葉的時候。

叢林制度建立之後，這個變成我們中國佛教的特色，為什麼？在西方沒有，譬如在韓國、在日本、在其他的，都沒有，只有中國佛教有叢林制度。叢林制度是什麼意思？等於現在一個完整的大學，有了制度。因此凡是住叢林，就等於說進大學，他的生活是有規律的，起居、作息都按課程進度來修學的，每天它有八個小時的講堂作業，有八個小時禪堂的修持，多半是修禪的多。如果不是修禪，那就是念佛堂，它有八個小時的念佛。所以它的課程修持進度非常之快，而且很理想。因為什麼？修行得由老資格的人來領導、來指導，所以叫堂主，等於好像我們在學校念書有指導教授，由老師帶著我們來做，這樣比自己修行當然好得太多。同時大眾在一起，每一個人的進度彼此都能看得出來。所以就變成一種學校教育，叢林就變成學校教育。

正因為是如此，所以叢林裡面定的是五年學戒，就是五年修學這個生活教育。生活教育怎麼修學？入門這五年完全是侍奉老師、侍候學長，沒有資格到講堂聽經，也沒有資格到禪堂、念佛堂去修行，沒有資格。做什麼？服勞役，也就是講灑掃應對，學這些東西，替這些人侍奉茶水，照顧他們大家的生活，服侍大眾，五年的工作，修養品德。禮的精神是自卑而尊人，佛法裡也是要去傲慢的習氣。人都有自尊心、都有傲慢心，都自以為是，都瞧不起別人，所

以一進佛門，頭一個把你這個傲慢的習氣把你磨掉，進門來就做下人，侍候大眾，把你傲慢的習氣給斷除掉，所以學生活儀規。

還有一種就是你希望修學的經論，經論很多，你只能選一種，在從前都是一種，不會同時學兩種，都是學一種。這種經論要背誦，有五年的时间讓你去背誦。絕不是說五年的時間叫你把這個書念會背，不是的，這是由老師監督的。大概會背過的這個期限決定不會超過半年，這是講一部大部經。我們今天講像《楞嚴》、像《法華經》，在從前背誦的標準只是三、四個月的時間，三、四個月的時間你就要把它能夠整個念背。念背之後怎麼樣？每天背一遍，時間是背足五年。這個經背得真是滾瓜爛熟，這樣才有資格到講堂去聽講。為什麼？講堂裡面講經沒有書本，不像我們現在本子擺在面前，沒有。為什麼沒有？因為大家都背得很熟，講的老師背得很熟，凡是來聽經的人統統都背過，沒有背過的沒有資格來聽經，沒有資格進講堂。所以說人人都是背得很熟的，因此講經的人都是閉著眼睛講，聽經的人也是閉著眼睛聽。

你看看從前寺院裡頭的變相圖，畫的壁畫，你看講經的時候，老和尚講經的時候，聽經的那些人坐在那裡，坐蒲團上，坐蒲團，不需要桌子，一個個盤腿坐在蒲團上，眼睛閉著，老和尚也是閉著眼睛在上。那什麼？那是講堂，那是在講經。效果非常殊勝，熟透了，所以他聽講容易開悟。我們現在聽講為什麼不能開悟？根本就不熟，那怎麼能悟得了？所以從前聽講的時候，預備工夫五年，準備五年才去聽講。不像現在毫無準備就來了，這是我們現在教學法跟從前不一樣。想想還是從前的辦法好。由此可知，世間法跟出世間法教學，佛法與儒家的教學，根本上講是相通的，連方法都一樣，都是相通，真正是古人所謂英雄所見大略相同。因為釋迦牟尼佛跟孔夫子沒有見過面，沒有彼此交換交換意見，他們兩人的想法、

做法、教學生的方法，幾乎是一個模式出來的。這是很值得我們尊敬的，也是值得我們重視的，教給我們所謂但盡人事，莫問天道。

修行，修是講的修正，行是說的行為，講到修正行為，佛法裡把行為歸納為三大類。第一類就是身的造作，我們身體的造作，這是身業的行為；第二是言語，我們叫做口業的行為；第三是念頭，我們叫意業的行為。行為雖然很多，總不外乎身、口、意三大類。行為有錯誤，必須把它修正過來，這叫做修行。所以諸位千萬不要看到修行，一定是敲著木魚念經、拜佛，那叫修行，那是狹義的。如果念著經敲著木魚在那邊拜佛，心裡還在打妄想，那哪能叫修行？修行的標準就是聖教，佛菩薩的教訓，這個教訓有一些是修正我們身口的行為，有一些是修正我們錯誤的觀念，也就是心理的行為，總而言之不外乎這三大類。我們只要認真的改正我們錯誤的行為，天道無憑，不要去問它，這是最基本的一個概念。古人也有說，命運能夠叫人窮困，這個是實在的，命運是自己過去世所造的。我們過去世如果是一個修善行的，我們在這一生當中一定得善的果報；過去修不善行，我們這一生得苦報。因果報應，絲毫不爽，這是自作自受的，不怨天、不尤人。

過去為什麼會造這些罪業？當然是我們不曉得，不知道這個道理，我們才胡作妄為。現在明白了，明白以後，從今天起就把錯誤的行為修正過來，這就是改造我們的命運。用功勤的人，三年就有效，命運逐漸逐漸就轉變。所以說，假如我們過去很吝嗇、貪心重、患得患失，這一生我們得貧窮果報，果報如此。雖然我們貧窮，可是我們今天要發憤、要立志，要開創我們的命運，還是我們做得到。所以說，命可以叫我們窮困，但是不能叫窮者不奮發、不立志，這個它做不到。可見得我們能夠奮發、能夠立志。命運能夠使我們賤，但是不能叫賤者也不去敦勵品德。由此可知，譬如在中國過

去的例子，大家曉得武訓興學，今天我們把武訓當作聖人看待，武訓賤，做乞丐，但是他的德行，縱然是千年萬世之後提到他，沒有一個人不尊敬他的。這是一個人能夠勵行，砥勵自己的善行，他能夠成為一個完人。

縱然命運能夠叫人富，但是它也不會叫富人去修德，所以富貴人家，常說為富不仁。過去雖然修的一點福報，這一生得富貴了，可是富貴人家總是有傲慢的習氣，缺乏仁慈心，多半是自私自利，不能夠幫助別人，這是富貴人的通病。命運能叫人貴，貴是在社會上有地位，這多半是指做官的人，但是能不能叫他做一個好官、能不能叫他慎重操守，這是他今生的事情，不是過去的事情。所以由此可知，命運是有的。命運絕不能拘束一個人，如果一個人被命運所拘束了，這個人叫標準凡夫。袁了凡起初這個階段真是標準凡夫，完全受命運的支配，自己一絲毫動彈不得，聽命運在那裡擺布。命運，實在講既然是人自己製造的，我們自己隨時、隨處、隨意可以更改。以往楊仁山居士也說得很好，他說一個真正通達佛法的人，明白道理的人，決定不會被命運拘束，而能夠造命，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，這真正是明理通達之人。

更往上一著的，他能夠把三界生死這個問題能夠解決得了；換句話說，這就是所謂的超越生死輪迴，他能辦得到，這是確實的事情。而且再告訴諸位，要想超越六道生死輪迴，這個事情不難，一生當中決定可以辦得到。你要說是我這一生要大徹大悟，要成佛作祖，不一定能辦得到，這個事情很難，擺脫生死輪迴這個是可以辦得到，而且是人人可以辦得到。換句話說，古德先賢在教學的用心都是教我們不可以聽天由命，隨業流轉，這是凡夫。英雄豪傑要創造命運、改造命運，不但為自己，要為一切眾生造福，這是在學佛，佛法修學的目的。

虛老和尚所說的第四個條件，決定行門，這一門稍稍可以緩一點，但是不能把這個時間拖得太長，拖得太長於我們修學是不利的。所以我們在今天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叫我們相信因果，這是佛門真正的第一課，怎麼樣叫我們能相信因果。佛法是給你從理論上下手，不是表演一套給你看的，表演那一套也未必是真的，縱然是真的，中下根性的人會相信，頭腦聰明的人不容易接受。理論上通達了，這個問題真正得到一個答案，然後建立信心。修學一定要從根本上下手。在決定行門裡面，剛才講了，行門頭一個要求解，求解必須要一門深入，要在一部經論上下功夫。我們在座的同修，可以說背書最好的年齡已經過去了，背書最好是在小孩，已經過去了。現在我們再幹這個事情是亡羊補牢，雖然不晚，可是比較要苦一點。譬如講現在背《四書》，從前人背一部《四書》三個月就完成了，現在我們背一部《四書》要花兩年的時間，還不能很熟，得花兩年時間，從前小孩三個月就行了。

我們講堂有一個居士，他最近到美國去了，他去一年再回來，鄭石岩居士，他從前常到我講堂來，聽聽我講的東西，他覺得很有道理，他回家去叫他小孩去背《四書》，背《唐詩三百首》。他小孩多大？一個是念幼稚園大班，一個念中班，他告訴我，這兩個小孩，《唐詩》跟《四書》都背了一半。現在大概又有四、五個月我沒有看到，可能已經背完了。所以我就告訴他，現在我們學校教育是九年教育，因此在升學的競爭沒有那麼樣的嚴重，我就告訴他，你這個小孩在小學這個階段，不要去競爭升學，背古來的典籍，他能夠在幼稚園把《唐詩》背完、《四書》背完，要常常叫他複習不能忘掉，最低限度要叫他背一百遍以上。另外在《諸子百家》裡頭選好東西，都叫他背，總在小學六年過程當中，所有的東西統統把它背過。到了初中之後，他將來讀書一帆風順，至少在國學根底上

他已經奠定了基礎，已經把根基打下去了，所以以後無論學什麼東西，一帆風順。所以這個事情，小孩小的時候父母要留意，這個時候一疏忽，以後真是苦不堪言，所以做父母的應該有這個責任。學校功課讓他及格就可以，把這個時間要用在經典上。他本身學佛，他說我們佛經要不要背一部？我說也可以，選擇一、二種教小朋友背也可以，總是以中國國學為主。人家去幹，在家去幹。

印祖在序文裡面，我們這個序文不講，但是他這個重點的意思要略說一說。他給我們講修正這個綱領，首先提出了聖道，這個聖道，世出世間聖人所教給我們的，所謂是從凡至聖之達道，他老人家提出兩個字，一個是明，一個是誠，誠明。誠這一個字，在世出世法裡頭都是修學的中心。你看儒家講誠意、正心，這是學問的根本。佛法裡面，菩提心裡頭的至誠心，菩提心在《觀經》裡面所說的，《觀無量壽佛經》裡面所講的，第一個就是至誠心，誠到了極處，第二是深心，第三是發願迴向心。可見得菩提心是建立在誠意、正心的基礎上。我們也可以說，佛法是講了三條，至誠、深心、發願迴向心，儒家講兩條，誠意、正心，他的正心就相當於菩提心裡面的深心和發願迴向心，這是正心。

如何叫我們這個意能誠？必須要做格物致知的功夫。這個序文裡頭說得很好，諸位自己去看。在我們佛法修行，要將你的菩提心現前，必須先要斷煩惱障、要斷所知障，這兩種障礙去掉了，菩提心才現前。儒家教學也一樣，你要做到誠意、正心，先要斷煩惱，格物就是斷煩惱障，致知就是斷所知障，只是名詞不同，意思是一樣的。儒家說得簡單，因為它的典籍分量少，說得簡單，佛法經典多，文字多，說得詳細，所以儒與佛可以融會貫通的。誠在佛法裡面講也就是定，誠意就是定。曾國藩解釋這個字，你看他在《讀書筆記》裡面解釋誠這個字，什麼叫誠？一念不生的時候叫誠。我們

六根接觸六塵境界起心動念，這不誠。所以誠是真心，在佛法裡面講，誠是大定，這個是從體上說的，就是真心。在佛法大意裡面講就是自淨其意，自淨其意就是誠。

有體當然它就起作用，作用呢？作用就是明，這個明字就是佛經裡面講的觀照，六根接觸外面六塵境界一切明瞭，樣樣都不迷，都明瞭、都通達，這就是明，這就是智慧，也就是所謂的省察。在佛法大意相當於改過積善，所謂是諸惡莫作，這是改過，眾善奉行，這是積善。誠明到了極處，功夫達到極處，就是聖人的境界，在佛法稱之為佛菩薩。像《華嚴》裡面所講的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，這一點就是大師在序文裡頭提出給我們一個中心的宗旨。

這個意思如果我們再把它說得淺顯一點，誠就是如如不動，不動不是說身坐在那裡不動，不是，我們在人事環境一切應酬裡面保持著你心不動，這就是誠，這叫誠意。心不動，一切境界裡頭，眼見色、耳聞聲，六根接觸外面六塵境界，我們一定要學在境界裡頭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，這就是如如不動的相，大家能夠這樣修才能夠修如如不動，這修誠，這是真正的功夫，佛門裡面講功夫是講這個。這種定實在講就是楞嚴大定，行住坐臥都在定中，不是盤腿面壁那叫做定，那個定不管作用的。像你們有許多做老師的，在學校上課，面對著學生，一面上課，一面就是大定，講得頭頭是道，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，這就是定，如如不動，可見得這個定是有作用的。你們聽，如果聽入了定，聽而無聽，無聽而聽，聽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在你所聽聞裡頭，不分別、不執著、不起心、不動念，這個會開悟，聽了會開悟的，這叫會聽。會說的，他無論怎麼個說法，他也是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不起心、不動念，說了也開悟，在說法的時候他有悟處。時時有悟處，處處有悟處，哪個地方不是道場？

明，這是智慧，智慧照見的作用，這是真正的學問，所謂是不取於相，對於一切相確實了解，所以在一切相裡頭他不取，不執著，不取相，這是真正的學問。說得更簡單一點，也就是所謂看破放下。誠是放得下，明就是看得破。看得破了，於世無求，雖然於世無求，你的應用自在，一切都不會缺乏，你是自在的，能放下就於人無爭。我們這樣修學，在世間與大眾相處我們能隨緣，所以這個生活也是多彩多姿，不是呆呆板板的，是多彩多姿的。呆呆板板的，諸位要知道是小乘佛法。

小乘佛法它是著重在事相上的修持，大乘佛法是活活潑潑的。小乘法裡面這個戒律，譬如說唱歌、跳舞、看戲，這些都禁止的，為什麼？怕你這個心受干擾，因為小乘人功夫不到家，定力很薄弱，怕一入這個境界心就動了，道心就退了，被破壞了，所以要嚴格的制止，決定不能夠接近。大乘法就隨便了。所以諸位要看到敦煌石室裡頭那些壁畫，佛教裡面叫變相圖，你去看，佛在那裡說法，旁邊菩薩、阿羅漢，當中天女在那裡又唱歌、又跳舞、又散花，一面在講經說法，一面在欣賞歌舞，大乘的教學。大乘佛法的修學跟小乘不一樣，載歌載舞，小乘人看到嚇得趕快跑，躲起來了，大乘菩薩不是這樣的。所以這我們都應該要曉得。大乘菩薩人事隨緣，雖然隨緣，怎麼樣？他內心不變，他的心是清淨的，他的心是不染污的，看破放下是要在事相裡面用功夫，不是看破放下躲在深山上，把這個社會隔絕掉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，真正的看破放下是在紅塵裡面，這個是真學問。但是初學，五年學戒，那是建立基礎。所以到高級的佛法，高級的修行，他的作風是非常的開明，我們應當要曉得，佛法它修學是有一個次第的。

序文希望同學們自己好好的去看，看了諸位如果有問題，在課堂裡可以提出來，有問題可以提出來，提出來的時候，你們寫個紙

條，放在我這個講台上，我上課的時候給諸位解答。因為這一次也是時間受了限制，我給諸位講大意，這個註解，我們僅限於諸位用的這個本子，在這個本子裡面，我是希望在這十天當中，諸位看就看這個本子。另外那個白話本子大家帶回家去看，這十天希望看這個，多看幾遍，有問題都提出來。經典也是如此，看這幾種經，有問題都可以提出來，我給大家來解答。

我們現在看它的本文，這個也是第一「立命之學」。它是一共有四篇，這是第一篇，在這一篇就說明了改造命運。我們不照這個文一句一句的講，照這個講很耽誤時間，我們還是說大意，我們照著這個本子來講大意。袁了凡是明朝時候的人，也是明朝末年，與明末四大師同時代，明末四大師就是蓮池大師、蕩益大師，他比蕩益大概要早一點，與蓮池大師時代差不多，差不多跟蓮池大師是同時代的人，比蓮池早一點的就是紫柏與憨山，這是明朝末年佛教裡頭四位最著名的大德。他們的著作在台灣也曾經有多次的翻印流通，所以四大師的文章我們很容易可以得到。他姓袁，名字叫黃，就是紅黃藍白黑的黃，別號，那個不能叫別號，叫字，從前人有名有字，字是坤儀，乾坤的坤，儀表的儀，坤儀先生。如果我們照公元來算，他出生在公元一五三五年，今年是一九八二年，所以大家算的時候，很好算，他是出生在一五三五年，他死在一六〇六年。他是現在，那個時候是江蘇吳江人。他有一篇傳記，這個傳記上都有，後面有《袁了凡居士傳》，在二十九面，這也不必介紹了，諸位看看就曉得了，諸位去看看就知道了，有個傳記在後面。

了凡先生說，先敘說他自己一段故事做為緣起。這篇東西大家也注意到，他是教他兒子的，不是教化大眾的，所以這個裡面有些口氣完全是父親教誡子女的口吻，我們曉得這個性質，不是給別人的，是給他兒子的，說明他自己改造命運的經過，給他的後人做參

考。他的童年，童年是二十歲以前，我們中國古禮，男子二十歲行冠禮，成人了，十九歲以前都叫做童子。這就是說，在童年未成年的時候，他的父親已經過世了，他的母親就叫他不要去念書。為什麼？家境很困苦，念書謀求功名不是一樁容易事情，所以就叫他學醫。她說學醫有兩個好處，第一個，醫道將來可以能夠自己在社會上謀生，不成問題，靠這個來生活；另外一個可以救人，所以這個用心都是非常之好。同時她說也是你父親在世的時候的願望，希望將來小孩能夠從事於這樣的一個職業，既可以謀生，又可以救世。這種存心非常之好。於是他就接受他母親這個意思，就不再念書了，就去學醫，這是前面有這麼一段事情。

以後他在慈雲寺遇到一個老人，這個老人一見面，當然也很有緣分，經上講「修髯偉貌，飄飄若仙」，看到是仙風道骨，看到這樣一個老人。修髯，髯是鬚鬚，鬚鬚很長，相貌很莊嚴，遇到這麼一個人。他見到這個人，就對他很恭敬。諸位這個地方要記住，你見到這樣的人恭敬一定會有好處的，你要見到人不理會他，好了，他也不理你了，這種有學問、有道德的人能夠親近他，一定佔便宜，可是自己要有禮貌，如果沒有禮貌，人家不會理你的。他給他敬禮，向他請安，老人就跟他講了，老人會看相，一看到，你是個做官的人，仕路中人，做官的，叫他明年就要去進學，為什麼不念書？我們看了這幾句話必然會奇怪，他給他一敬禮，這個人馬上就給他說，你是仕路中人，你是做官的，這個我們還可以，他看相，這個人是像個做官的樣子，他有這個命，怎麼曉得他沒念書？前面一定有問對，文章都省掉了，這是必然的。文章所記錄下來，都記錄最重要的幾句，不重要的就不必要再囉嗦了，就省略掉了。所以就叫他進學去念書。了凡先生就告訴他這個緣故，為什麼不讀書。以前是念過幾年書，現在廢棄了，想去學醫。

他就問這個老先生他的姓名、他的籍貫、他的住處。老人告訴他，他姓孔，雲南人，他是精於易理，得到邵康節的真傳，邵康節是宋朝人，就是此地講邵子皇極數正傳。邵康節的《易經》研究，在易學上是很有名氣的，看相算命與《易經》有很密切的關係。現在的江湖先生靠不住，那是什麼？有的時候看比較有一點靈驗，他是看人多了，天天接觸那麼多人，經驗多了，憑經驗來說的，不是憑學理來講的。這孔先生了不起，人家是憑學理來斷的，所以他斷得正確，跟這些江湖術士不能夠相提並論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你遇到這樣高明的人，他給你來算，給你排個八字，那很正確，但是不是一般算命看相的他們能夠做得到的。

孔先生講，我這一套學問，看看你，跟你很有緣分，你也可以學，我應該把這個傳授給你，把這個東西教給他。他當然看了也很高興，就把這個孔先生領回家跟他母親見見面，他母親也歡喜，好好的招待他。同時，你看並不是完全就相信，好好的招待他，試驗試驗，看他那個卦靈不靈，試驗試驗。結果他算的確實算得很準，當然這個準都是算他過去，他所講的與過去確確實實是相當的準確，這樣他的信心才建立了。信心不容易，很難很難，如果沒有信心就沒有成就，你成就大小與你的信心成正比例。

我自己求學，我給諸位說，與宗教接觸，我過去抗戰勝利以後在南京念書，勝利以後我回到南京，在南京念中學，第一個接觸的是基督教，基督教接觸兩年，星期天都去做禮拜。《新舊約》我看了好多遍，看過四遍，比一般基督徒都用功。問題是沒有信心，所以不能成就。我在《新舊約》裡提出來七十多個問題，牧師沒有辦法解答。他沒辦法解答，他不說他沒有學問，他不謙虛，他還說我太頑固了。我更不服氣，你要謙虛一點，也許我還會信你；他太不謙虛，他不說他不對，他說我頑固。所以這個事情就算了。同時在

那個時候接觸伊斯蘭教，回教，我對回教有好感，也很有興趣，他們那個經典叫《古蘭經》，與我們中國倫理有一點接近，他是推崇孝順父母、尊敬師長、照顧親戚朋友，它在教義上有這些，所以我對它有很好的好感，但是也沒有繼續再去研究。伊斯蘭教的典籍就是文獻不普遍，太缺乏，一直到台灣，《古蘭經》才從此有翻譯，台灣現在才找得到，過去在大陸上幾乎找不到中文本的《古蘭經》。佛教呢？你看看外面佛教寺廟的樣子，那根本就是迷信，怎麼會起信心？簡直就不可能。

所以我學了佛之後，每個人知道我的，都是老朋友，都奇怪，你怎麼會搞這個？幾乎都不能叫人相信，連我自己想像都很難相信，我怎麼會去搞這個東西去了？這個信心是方老師那裡建立的，我們對這個老師信得過，真正的尊敬他，他給我們介紹的，說佛學是最高的哲學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從他口裡說出來的我們信得過，所以才發心去研究，愈研究愈真實，證明老師所講的這兩句話正確，沒有欺騙我們。如果我們對於老師信心不足，那就像以前我接觸基督教、伊斯蘭教一樣，對它的教義了解一個大概就把它丟在旁邊去了。所以信心非常非常重要。方先生的學問、道德，的的確確值得我們尊敬，就像袁了凡遇到孔先生，他對孔先生尊敬，他對孔先生算的那個確確實實都很靈驗，真的相信他了。